

211
1629121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XWTS 0021278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629121/31/069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6

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奧爾著 李永熾譯

侵入者 梅特靈克著 鍾文譯

盲人 梅特靈克著 徐文林譯

七公主 梅特靈克著 葉麗芳譯

青鳥 梅特靈克著 詹麗茹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證：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1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一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1年10月5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1年10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順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寇 弦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周英雄·吳瀟誠·鄭樹森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哈國平·黃瓊華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徽·古蒼梧·初鳳桐
陳紹鵬·楊月蓀·許文堂·莫 渝·張伯權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宋樹琮·邱剛健
張 錯·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楊 渡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鄭清文·顏正儀
鍾 喬·詹麗茹·陳惠華·高淑斌·劉大任
- 助理編輯 張恆豪·楊順明·林秋蘭·吳福成·余淑玲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珍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6



魯道夫·奧鏗

Rudolf Eucken

1908_{獲獎}

毛理斯·梅特靈克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_{獲獎}





耶拿城 此處有德國人文主義的
中心耶拿大學，黑塞曾在此教書。

四季劇團演出「青鳥」時的舞台。



黑塞夫·希哲

1. 神樂，梅特靈克



「沒有戴帽，身材高大強壯，頭髮
如光澤像絲綢般的閃發亮，使他
看起來顯得格外慈祥，事實上，他
自「一顆慈愛的心……」這是馬
諦斯·諾格，卡爾與六十二歲的梅
特靈克諾格時所寫的印像記。」



一九〇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魯道夫·奧鏗
(德國)

Rudolf Eucken

得獎評語：

「他對真理的熱切追求、他對思想的貫通能力、他廣濶的觀察，以及他在無數作品中辯解並闡釋一種理想主義的人生哲學時所流露之熱誠與力量。」

頒獎辭

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主席
哈拉德·雅恩

阿弗列德·諾貝爾在多國競爭的激烈市場與國際貿易中，雖有輝煌的事業，却仍然發覺到近代科學文明發展帶來的內在矛盾和危機。他知道，人類需要幫助，因此他認為，投資的最佳途徑，借他遺囑的話說，就是善用利息來支援那些將來可能「會給人類帶來莫大利益」的人。

他知道，人的工作成果有表裏兩面，也看到這成果帶來的工具和武器，但是，爲了人類的發展，他毅然走着自己的路。他知道，自己的發明會被胡亂用在軍事目的上，所以只要對世界和平有益又有前途的努力，不管是何種努力，他都願意加以支持。可是，我們的文明充滿了爭端，可以作適切的運用，也可能遭到惡用；文明可爲善，亦可爲惡。追求名利的人如何能分辨清楚？

儘管有此必然的矛盾。諾貝爾的主要關心點仍然指向知識領域。他是精通英法語言和文明的世界主義者，他所關心的是統合藝術與科學，亦即統合嚴密的自然科學和博愛主義的文學。而且，他想從財政上支持有益人類的發明與發現，給科學注入活力，同時也對文學表示博愛的關切。因此才爲「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家中特別傑出」者設立一個獎。

阿弗列德·諾貝爾受維克脫利·李德保^①的詩與哲學中蘊含的世界觀影響甚深。他知道理想

對人的心靈有何意義。他知道，對創造並維持文明的意志，耕耘收穫的意志，在這苦悶與黑暗的生命中開闢出通往黎明與和平之路的意志，理想都具有莫大的意義。這類理想以無限變化的形態出現，以加強人類互相扶助的意志，由此產生的作品，不管是詩人的靈感、哲學家意欲解開性愛之謎的企圖、歷史家所寫的傳記、學者或作家以理想為自由獨立模型的著作，都可以說是阿弗列德·諾貝爾心中所描繪的文學。這種文學會利用藝術與科學提供的素材，顯映出理想的真理，而此理想本身却不含實用性。人類從這類文學應可獲得「莫大利益」。這類文學的創造與形式跟理想一樣，多姿多采，而且自由新穎。

基於這種見解，瑞典學院將諾貝爾設立的文學獎頒給奧鏗教授，我想很符合阿弗列德·諾貝爾的遺志，因為魯道夫·奧鏗教授這位現代最傑出的思想家「熱切追求真理，有貫通思想的能力，廣闊觀察，以及在無數作品中辯解並闡釋理想主義的人生哲學時都流露出熱誠與力量。」

奧鏗教授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在哲學的若干領域內發表了意義深遠，頗有貢獻的見解。教授的著述活動，隨着教授的哲學本行日益增加其一貫性與涵蓋性，帶給了我們更多的重要著作。最近更發表了引導我們了解教授最完整思想的著作。由於教授意圖解決現代文明最迫切的問題，大多數人可以從中獲得平易有力的解釋。教授現在也想給成熟的思惟以決定性的形式。而且，在這

● 李德保 (Abraham Viktor Rydberg 1828—1895)，瑞典詩人，除抒情詩與小說外，亦有天文學、神學方面的著作。主著有「最後的雅典人」(Den siste Athenen, 1859)、「刀匠」(Vapensmeden 1891)等。

些著作中到處都可看出無數新理想，預期在最近的將來將會以完全的形式展開。

在此，由於時間所限，我無法詳細說明奧鏗教授做為一個哲學家多方面的漫長經歷；而且對教授專攻的領域，我也大半一無所知，這問題對我而言實在是沉重的負荷。我只想概括地談談教授對其「世界觀」歷史基礎和歷史過程意義的見解。奧鏗教授認為歷史對他的哲學有決定性影響。導引教授走上哲學之路的是文獻學及歷史學研究。教授從年輕時一直都認為人的實際生活與社會比思考分析所得的抽象概念更有意義。可惜，我們爲了明確描述教授在思想上的主要成果，只好省略掉許多有趣的層面。

今天，不只在德國，就是在過着比以前更自由高水準文化生活的各國，理想主義也滿懷信心，日益抬頭。現代知識生活中的理想主義與以前的理想主義已相距甚遠。以前的理想主義是指半世紀前隨黑格爾雄偉體系一起崩潰的偉大架構。現代的理想主義則是一種嘗試，嘗試藉大膽的辯證法從抽象範疇中引出裨益生活與社會的無窮財富；嘗試把所有文明及對人性的探求劃歸完美的思想體系支配。可是，精密調查後却顯示，這種嘗試已超越了依哲學探求真理的界限，而且同樣迅速的轉向獨斷的唯物論。

我們瑞典人甚至在辯證法絕對主義的鼎盛時期也知道：波斯特雷姆^①曾將他邏輯性的批評指向絕對主義的基型。他藉回歸原初在國內外做的論點展開不同的展望，迄今在這個國家仍有他的支持者。他的論點跟奧鏗教授在他著作中所展開的論點有顯著的類似。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

①原註：瑞典十九世紀代表性哲學家；烏布薩拉大學教授。

爲兩者都是某基本型態的代表人物。換言之，他們具現了自文明的最古老時代以來——雖曾一度衰微——面對汎神論的抽象與唯物思想的威脅，仍維持其活力的一種基本型態。不過這種基本論點的一致並不排斥獨特的個人見解，反而更促進了他們個人見解的開展。而且，哲學的任一部門都不像現實的理想主義那樣描繪出鮮明輪廓。與其說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受此理想主義導引，才指出哲學，是固定的教義，倒不如說他們因受此導引才認爲哲學是爲了探求真理。這種無鑿的探究，不論方法如何，在任何時代都是哲學的特徵。因此奧奧和波斯特雷姆方法雖異，却都達到了共同的目標。

奧奧教授自青年時代以來即重新評價外在與內在的經驗，並且謹慎、忙碌、毫不懈怠地不斷從事哲學研究，意圖在那大膽的哲學體系崩潰後，再度尋獲堅實基礎。哲學演繹着種種期待，也有種種過程。其口號有時是「回歸康德」。那個偉大的形上學的偶像破壞論者①有益地建立了一個徹底研究人類知識極限的範型。他依據堅牢的道德基準宣稱永恒理性王國的成立。人們對他這種宣言雖猶疑逡巡仍然傾耳細聽。有人嘗試將哲學和近代科學的壓倒性進步結合，或者向近代科學的前提與方法提出獨特的質疑，藉此爲哲學奠下穩固地位；也有人嘗試用觀察或實驗，顯現、闡明人類心靈的秘密；而且也產生一種希望，認爲這類探求會跟發現肉體存在與精神存在的適切關係相結合。

奧奧教授精通這一切的學說，但是他主要的研究領域却是就那些與文化進化及變遷相結合的

● 指康德。

思想主流，從歷史觀點批判地追跡其源頭與過程。他和這研究領域中的許多先驅者一樣相信：對傳統沒有正確的關懷，就不會有真正的進步；就哲學史而論，許多哲學體系像萬花筒般旋起旋滅，其原因即在於不關心傳統。正如奧經教授經常強調的那樣，如果哲學不能與其他科學同樣成長，並且持續地討論同一問題，使之發展，如果不認為每個哲學家都要重新從頭開始，以同樣方法為其他的哲學家取代，哲學就不會有連續性。

除了這領域內的論文和隨筆之外，奧經教授一八七八年已經發表他最早又極具概括性的方法學成果。教授在「現代的基礎概念」中論及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士林哲學以來到現代的共同概念之起源、表現與發展。例如，就概念用語而言，他提出「主觀的」與「客觀的」、「經驗」與「進化」、「一元論」與「二元論」、「機械論的」與「有機的」、「法」與「個性」、「人格」與「性格」、「邏輯的」與「實踐的」、「內在的」與「先驗的」等等。教授不僅關心這些用語的定義，也希望用闡釋——借用教授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時代之鏡——概念」來記述某一時代的主要目標與形態。逐一詳細斟酌後，對象就會明顯示其輪廓。就今年出版的第四版來說，所論的範圍很廣，對現代文明所具有的種種矛盾亦加以徹底批判，因此本書書名也改為「現代的思潮」。其實，本書作者在此已拓展他的基本論點，所以由全書的錯綜豐盈中探尋教授的見解，實在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如果一個思想家站在這種論點上思考人類文明所具有的各種永恒疑問，大概馬上會發覺不能漠視這些疑問彼此間的緊密交互關係，甚或不能將這些疑問限定在認識論的問題上加以解答，這

些問題確實一再交互衝撞。這是涵蓋整個個人存在的問題，會影響對其重要性極其敏感的個人，也會刺激整個共同體、整個世代的改革力量。企圖追索這些問題內含的鮮活的根源性角色，可以了解人類精神史的梗概。這種意圖除了分析相爭的教義、學派、派閥之外，也有助於喚起並擴大哲學的關懷，奧經教授已在『從柏拉圖到現代大思想家的人生觀』（一八九〇）中開始着手進行。這本著作已發行七版，曾增刪修改，不僅可以證明奧經教授探究的深廣，也證明了他整理自己思想的能力與文體的圓熟。

奧經教授在他的若干著作，如『為精神生活內容而戰』（一八九六）和『新人生觀的基線』（一九〇六），更在大家所熟悉的『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一九〇七）和『精神生活哲學入門』（一九〇八）中，開展自己的哲學。最後舉出的著作更巧妙、平易地敘述了教授的見解。

最近，奧經教授在『宗教的真理內容』（一九〇一）和『現代宗教哲學的主要問題』（一九〇六）中注意到宗教問題。後者是根據他在耶拿大學夏季神學講習班的三次講稿寫成。今年，教授在一篇論文中表現他對歷史哲學的見解已到了某種程度。這篇論文是他龐大鉅著『現代文化』的一部分。據最近這部著作所示，教授目前似乎計劃徹底探討倫理問題。

這項有意義的計劃，使教授對歷史的洞察力以及對人生各種力量的獨特見解與歷史證據發生關係，已遠遠超過高估或誤解歷史內在意義的淺薄態度，展現出他自己的立場。這種淺薄態度往往犧牲了對真理毫無偏見的熱情，在本世紀歷史中是極其常見的。

奧經教授更在歷史主義的諷刺畫中看出對文明的某種威脅。歷史主義一方面意圖將所有堅實

和較崇高的目的引入相對性的漩渦中；另一方面則有助於許多意圖，這些意圖是想將人類所有發展和業績結合在自然主義與宿命論的因果關係中，以限制、扼殺人類的意志。可是，與尼采正好形成對比，奧運教授反對接受永恒主權的道德律束縛，不相信主張權力意志高傲的個人權利或能力。奧運教授認為，從自然的表面強制和歷史因果鎖鏈造成無路可逃的壓迫中要求解放我們人類的，並不是個人或個別存在的超人，而是自覺與宇宙知力相調和而形成的強烈個性，因此這是極富獨立性的存在。

無論在歷史或在個我的存在中，人都擁有較高層次的生命（人生）。這生命並非自然而產生，是存在自己內部，經由自己而實現；是現實上超越時間，但須在時間顯現中才能出現眼前的精神生活。所有真正的發展皆源於「實存」此一基本原理。人越參與知識生活越能獲得超越時間變遷趨於永恒的力量。這種永恒的生命才是真理的王國，因為受到限制的真理，不算真理。同時，這也是生命力的大統一體，外表看來雖然超越這個世界，但卻在此世中為我們、甚至經由我們，發揮其影響力，這並非乘坐神秘或邏輯的想像之翼，而遁走的觀念性空中樓閣，而是以洋溢的生命力將「非此即彼」帶給我們整個人格的意志選擇，換言之，就是將高層次生命與低層次生命間不斷的戰鬥帶給人類的意志選擇。

歷史乃是人類在這戰鬥中勝利與敗北之鏡。換言之，是自由的人性主體應歸於自我決定的戰鬥過程之鏡。因此，沒有一種歷史哲學可以預卜此戰的未來。就以我們當作遺產繼承的文明來說，也不是它本身會繼續存在，而是因為我們進行以精神生活為目標無休無止的個人戰鬥。只有這

種個人戰鬪，才儘使對道德與藝術的努力、政治與社會上的工作正當化，獲得支持。

奧經教授說：「功利主義，不論採取什麼形態，都跟真正的知性文化不能並立，而且相反。任何知識活動如果不以其自身爲目的就會墮落。」奧經教授對藝術大爲讚美，至今仍極力提倡，但是對唯美主義却嚴肅地站在反對立場，他認爲唯美主義「會感染那些一味反省、喜愛愉悅的快樂主義者」。「尊敬自己及其作爲的藝術不會非難倫理性。最崇高的獨創性藝術家幾乎都不會借奉人生的美學見解。」我們的盧奈保^①恰是合乎教授心意的詩人，因爲「對道德價值的冷漠或傲慢的排他態度與他毫無關係」。只有孕育了真正豐富知識生活文明的民族，才或多或少對人類有所貢獻；只有那些爲了「轉量爲質」，將前途放在永恒生命的啓示，而不放在行使物質力和武器的無謂努力中的民族，才對人類有貢獻。永恒的生命在有限的暫時性存在中經常會繼續成長。

形上學有時會從概念上表現出接近真理和生命的無限莊嚴的事象，奧經教授並不拒絕這種形上學，可是，他並沒有完成永恒體系，也不希望這樣作。教授的哲學，就像他自稱爲行動的哲學一樣，本來就是各種促使人類進化之力的運用，因此與其說是靜態的，不如說是動態的。我們大概可以把教授看作今日的典範與應需要而出現的「文化哲學家」。

奧經教授——您的「世界觀」內蘊高遠廣博的理想主義，在您衆多而又廣泛流傳的著作中已

●盧奈保 (Johan Ludvig Runeberg 1804—1877)，瑞典詩人，出生芬蘭的浪漫派文學代表人物。著有「蘇丹史詩開的故事」(Fänrik Ståls Sägner 1846)，「薩拉曼斯圖」(Kungens ps Salamis 1867)。

強有力地表現出來，瑞典學院把今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您，十分恰當。

瑞典學院滿懷敬意，由衷地向您表達讚賞，並希望您今後的工作產生出更多裨益文化與人性的豐碩成果。

宴席上，哈拉德·雅恩用德語直接向奧鏗教授表達慶賀之意。他談到杜林根，更提及德國人文主義的中心——耶拿大學，還談到瑞典改革史和這所大學的關聯。奧鏗教授應其要求，熱切地講述他所探究的理想主義，並向瑞典與瑞典學院表示謝意。（李永城譯）

自然主義乎？理想主義乎？

人類歷史中有非常古老又常新的疑問。這類疑問所以非常古老，是因為任何生活方式都含有一個對這疑問的解答；所以常新是因為構成這類生活方式基礎的周圍情況不斷變化，在危急存亡階段，周遭情況一變，幾代以來視為當然的真理就變成了尚未解決的問題，而產生出矛盾與困惑。

這類疑問之一就是今天要討論的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顯着差異。這兩個用語，古已有之，但其意義却朦朧難明，因而產生了嚴重的誤解。然而，只因為怠惰，我們還是勉強使用這種流行語辭，即使不太妥當，這兩個用語的背後，仍掩蓋不住明確分辨人性的大差異，這差異跟我們面對整個現實的態度和支配我們生活的工作有關。換言之，即與下面的疑問有關：人是不是受自然左右？人在本質上到底能不能超越自然？人與密切不可分的自然之間，有極緊密的關連，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人的整體存在、行動與痛苦是不是受這種關係左右？或者人是不是還有另一種導引人類進入新現實領域的人生？這問題過去曾一再討論，現在依然在激烈論戰中。前者表現